

对保山历史的回望，最近是在滇西民俗博物馆得以实现的。博物馆是蒋开磊兄一个人办起来的，原先位于保山农民街。好几年前我去过，东西挤挤挨挨地堆在一起，印象最深的，是好多个灰扑扑的陶罐。问是什么，答是骨灰罐，还是元代的。后来，听磊哥说是搬走了。搬到哪儿了？记得他说过，我忘了。这次才知道是搬进保山学院来了，免费向学生开放。

我和保山学院是有些渊源的，2015年6月，我被聘为保山学院客座教授。不过所谓“客座教授”，只是每次回施甸时，有空的话，到学院里做一次讲座，和相熟的老教师们聚一聚。大多时候，我回家都在学生们假期间，为此，至今只去做过两三次讲座，对学校的道路，仍不熟悉。

磊哥将车开进保山学院后，拐了几个弯儿，停在图书馆前。上到三楼，走到一道门牌，门边一块似乎只是临时挂一挂的打印牌匾，写着“滇西民俗博物馆”几个大字。进门后，迎面许多橱柜，陈列的都是有关滇西抗战的物品。

1942年5月，日军攻陷缅甸后，先头部队抢劫华侨汽车，装作难民，从滇缅公路进至怒江西岸，企图越过惠通桥，所幸被中国守军及时发现，将惠通桥炸断。远征军和日军隔着怒江对峙，那时候的施甸有老百姓近十万，而驻扎的远征军还不止十万。1944年5月，远征军渡过怒江，经松山攻坚战、腾冲围歼战、龙陵大会战数场血战，于1945年1月27日与驻印远征军在畹町附近会师。这两年多时间里，滇西远征军在保山这片土地上留下了太多故事和遗迹。

去年八月底，我回施甸老家，到保场老街看当年存留的抗日标语，土墙上石灰泛黄了，剥落了，有竖排的小字标语“节衣缩食毁家纾难是后方民众的责任”，也有横排的大字标语“还我河山”。无论大字小字，皆因墙体残破不堪而难以辨识。那些残破的墙头，巍巍巍地支撑着一个残破的村子。老街上的人们大多关着，偶有几户开着门，门边坐一把躺椅，躺椅上歪着银发的老人。见我们经过，老人们慢慢转过脸来，不动声色地看着。喊他们，他们的嘴唇翕动着，却并没发出声音，看我们的目光仍是木然的。我挺想听他们说一说，关于那些战争年月里自己的故事别人的故事。他们中有些人是亲历者，有些人虽不是亲历者，也该从长辈那儿听来许多故事的。但我不知道怎么开口。我们往保场财神庙去了，那儿也有一些和抗战有关的遗迹。那天之后没多久，我还去拜访过远征军老兵，一天之内见到五位老人，其中四位均为九十七岁，最年轻的一位九十岁。有参加过腾冲围歼战的，还有

的参加过腾冲围歼战的，还有

云边路

小历史

甫跃辉

来参加过志愿军。可惜时间匆促，仍没法听他们多讲。或许即便时间充裕，他们也讲不出多少了吧？时间太过久远了，记忆定然有些已经模糊不清。就在今年初，其中一位九十七岁的老兵过世了。至此，施甸县内剩下的老兵，只剩下十二位了。

再后来，我又去了惠通桥，去了龙陵松山。桥和山，都静着，等着人到来，看着人离开。人终究是要离开的，而物往往能长留下来。

磊哥搜集的这许多战争遗物，从中国军队的各类枪支、炮弹和训练弹、南侨机工的汽油桶、美军帆布担架，到日军三八式枪军刺、宪兵袖套、日本木屐、日军慰安妇所用的胭脂盒和水壶，林林总总，让我对那段历史，有了更直观的认知。在同一个展览里，来自不同阵营的物品，仿佛静静地诉说着它们各自的战争岁月。七十多年后，枪与炮，仍是让人警醒的；血与泪，仍是应当铭记的。

我以为馆里放的都是与滇西战场有关的东西，再往里走，才发现那不过是馆藏物的很小一部分。滇西民俗博物馆嘛，顾名思义，还有包括历史的、民俗的种种。远者有唐代执壶，明代青花龙纹罐、万历年间的墙砖（“万历戊子秋”的字样仍很清晰），还有独特的巫画石刻、羌人咬蛟石雕等等；近者有箬篱、勺箩、各类祭司道具、傣族面具以及布朗族等保山境内少数民族服饰。

从这么多展品面前走过，仿佛穿过漫长的时光隧道，保山的历史和文化，在身边如从林生长，嘈嘈切切，错综纷繁。既有我熟悉的，记忆里的保山，也有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陌生的保山。

在整个看展过程中，磊哥一直在旁边为我介绍展品，还和我讲了不少收集这些展品的过程。比如哪些文物是必须上缴国家的，哪些文物是民间可以收藏的；比如如何开了证明，才能通过边防检查；比如将一架风车运回保山城里，运费比买车钱还多；比如如何从地里挽救刚挖出来的元代骨灰罐等等。经过一只小小的瓷碗，磊哥说起，当年想要买这只瓷碗，却因卖家要价过高，迟迟不成交易，就在这时，卖家清洗瓷碗，一不小心，将瓷碗的底下掰坏了一点儿，磊哥又是心疼又是兴奋，说这么一点，刚才的价钱可以买到手了……我说，你记日记吗？这些事情不用修簿，单纯记下来就是一本好书。磊哥说没有，事情太多了，记不过来。这时候，磊哥的妻子发话了，说跟着磊哥这么多年来，经历的事真是太多了，福么没享到，苦倒是受了不少。连连说了好几桩他们经历的困难，印象最深的，是说他们为了收某件东西，弄得两个人拢共只剩下一块钱。一早醒来，磊哥拿出

那块钱递给她，说你去买个包子当早点吧……那些日子虽说辛苦，可听他们现在说起来，倒是几分忆苦思甜的意味。这么说来，开头说滇西民俗博物馆是磊哥一个人做起来，是有失公允的，还有他妻子的一份功劳。

忽想起多年前，我曾和磊哥到施甸县城去看文物。知道磊哥来了，好几个朋友拿着各自的收藏过来。我不记得那次磊哥有没有买下什么，只记得那地方虽然处在我很熟悉的县城，可我却从没涉足过。施甸大河从山里流下来，经过几个村子，再经过施甸中学后门，来到我们停留之处。河水不深，倒映着明艳的晚霞。我在河边站着，听众人谈论施甸文物。我头一次意识到，施甸的历史正如这脚下的施甸大河，虽说不曾汹涌澎湃，也不曾蜿蜒万里，可也有着自己独特的历程。

这些年，在保山收集文物的人，当然不止磊哥夫妇。比如还有和我同辈的李建康兄。他家住观音寺，离外婆家所在的永平村不远。我去外婆家，必定从他家门口过。然而，我到外婆家那么多次，从未注意到他家，只因从路边到他家，还得穿过一条虽直却窄的小巷。进入院子后，从一道窄窄的门绕进去，还能进入一处宽敞的院落。建康的妻子是傣族，在家里做傣族菜，将后院经营成一处独具特色的傣族菜馆。每次去他家吃饭，我们总要在前院坐坐，看看那些他从四处搜罗来的施甸古董，有太师椅，有香炉，还有各色陶器、瓷器、玉器。

我在案几上看到一片石头，攥在手里，冰凉，坚硬。我问建康是什么，建康说，这就是“雷楔子”了嘛，老人们说，小孩子被吓到了，就用雷楔子煮水喝。这么一说，我想起来了，小时候经常听老人家说谁的胆子大，是吃了雷楔子。原来，世界上还真有雷楔子这种东西。见我颇来倒去把玩，建康又说，这是新石器时期的石斧啊，是在打黑江边捡的。我说，这都能捡到？建康说，打黑江边以前多呢嘛，很容易捡到。我不知道这话真假，心思不由得远了。如果是真的，那曾经的打黑江边，得有多少古人在活动？

过了几天，又到建康家吃饭。饭后已是夜里十点多钟，建康要去打黑江边抓鱼，说是和人约好了。我是没去过打黑江边的，但知道那要翻越重重大山才能到达，路虽然修通了，却仍然不好走，何况已经很晚了。建康不管这么多，说已经在县城找好车了。我犹豫了一下，终究没有一起去。如今回想起来，倒是几分后悔。或许去了，我也能捡到一两枚能为我壮胆的雷楔子呢？

回到上海后，我总还想起这事，总想起那枚被我握过的“雷楔子”。和建

康说，雷楔子多少钱一个？我想买个。建康说，你要这个？那我送你两个得了。过不多久，两枚雷楔子便从施甸远道而来。现在，它们就静静地躺在我的书桌上，躺在现代电力造就的温柔的灯光下。它们真是石斧么？我不是考古专家，并不能确定。但我确实能在它们身上看到明显的打磨痕迹，它们也很适合握在手中，冷硬，笃定，恰可作为击打或切割的工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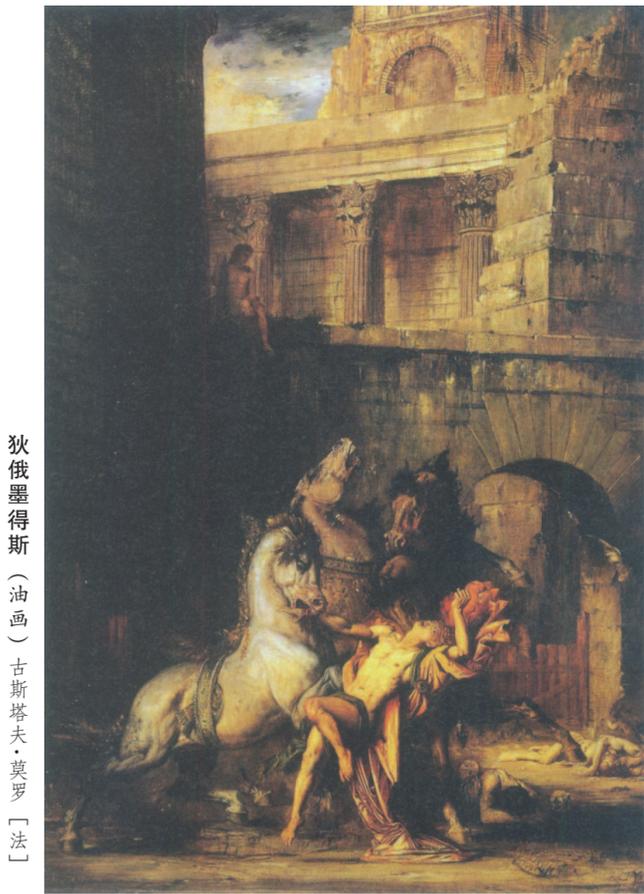
保山地处边陲，并未深度参与中国的大历史，直到西汉元封二年（公元前109年）内附，保山的“小历史”才和中国“大历史”相关联。但在此之前，保山早已有无数先民繁衍生息。

1987年，施甸县南部姚关镇小汉庄北侧万仞岗，出土一个智人头骨化石，称作“姚关人”，经专家鉴定，距今约一万至七千年，为国家一级文物，现存于保山市博物馆。头骨呈灰黄色，是云南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最完整头骨化石，且有一独特之处：上颌有两颗门牙不见了——据说是源于施甸一带的少数民族旧有风俗，女子在结婚时需拔掉两颗门牙。

2019年9月，也是和开磊兄等人一起，我连续看了好几处保山有名的历史遗迹。我们开车翻过重重大山，来到隆阳区平坡村。村口大青树下悬一口大钟，看了铭文，竟然是乾隆五年三月铸造的。在村中吃过早饭，沿南方丝绸之路永昌古道往下走，石板路上不时可见马蹄印。不算多么坚硬的马蹄，竟能在如此坚硬的石头上踩出一个个深坑，不能不让人惊叹。

走到霁虹桥边，看到一面摩崖石刻。这不就是我在书里看到过很多次的霁虹桥边的摩崖石刻么？这些石刻最早是明代的，前前后后，凝聚着五百年的历史，其中就有明代永昌人张含的《兰津渡》：“山形宛抱哀牢国，千崖万壑生松风。石路其从汉诸葛，铁柱常传唐鄂公。桥通赤霄俯碧马，葛含紫烟浮白龙。渔梁鹊架得有此，绝顶咫尺樊桐公。”可不是说因为修建小湾水电站，2008年蓄水后就将这些石刻都淹没了么？我心中又是激动，又是惶惑。问了才知，眼前的摩崖石刻是复制品，原先的摩崖石刻连同老霁虹桥已经淹没在水底了。

一直陪着我们的村支书说，他小时候常在摩崖石刻边玩儿，那些石刻至少有现在的五倍大。我们听了，只能叹息几声。俯下身看，悬崖底下是缓缓流动的澜沧江水。正是雨季，江水呈现出浑浊的铁红色，流动得很是迟缓，几乎听不见水声。河面上有索道，还有新的霁虹桥，从这边滑到对岸或走到对岸，就是大理了。明嘉靖进士吴鹏曾在崖壁上题写“西南第一桥”，字大如斗，端肃



狄俄墨得斯 (油画) 古斯塔夫·莫罗

恭严。俱往矣，现在所有这些题词，正被冰冷的澜沧江水日夜冲刷，或许早已查不可寻了吧。在新的时间里，我们头顶正诞生着新的建筑，那便是赫赫有名的大柱山隧道。看不见修隧道的工人，只隐隐听得到机器声，忽然声如霹雳，人人抬起头看，一大块三合板直直坠下，拍在江面，散为齏粉，发出巨响，夺人心魄。

暮色深沉时，我们在老营吃过驴肉宴，才从澜沧江边回到保山城区。

第二天，去看仁寿门。始建于唐天保二年，几经翻修，重建于明洪武年间的永昌古城墙和八座城门仍保存完整，如今，是仅余仁寿门了。城门不高，其上布满灌木和藤萝。不少砖块松动了，门洞内倒还好，砖块不知吃了多少人的手，起了一层包浆。穿过门洞，是一条安静的老街，街边的村子很老旧了，在午后显得格外岑寂。一大蓬紫红色三角梅从土坯墙后探出身来，郁郁葱葱，机警地藏起言语，花底一道窄窄的涂满蓝色油漆的木门打开，走出一位老者，站在花底下，拄着拐杖，许久不出一声。老者面向的地方，一道雄赫的大门，门两侧贴对联的位置蓝底黄字，一面写着“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”，一面写着“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”。穿过这道门，后面可见草木葱茏的太保山。不时有摩托穿过门洞迎面而来，也有摩托从身边闪过，穿过门洞远去。这些呼啸而过的摩托，在经过城门洞的一霎，仿佛正穿过新旧时光的屏障。

仁寿门是保山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

位，而保山城边，还有一处和城有关的遗迹，则于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即汉庄城址，或称诸葛营遗址。我们驱车前往，穿过几个村子，又经过一些工地，来到一片农田间。田边立着一块石碑，石碑上分明刻着“诸葛营遗址”几个大字，抬头则刻着“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”，最底下是两排时间：“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公布”，“一九九三年二月立”。石碑后有说明：“诸葛营遗址，为汉晋时期古城址，始于东汉（公元25—220年）。遗址以城墙为标志，东西长365米，南北宽310米，面积11.6万平方米。城西有外廓，范围不清。城墙夯筑层次清楚，并有大量汉晋时期的几何纹砖、布纹瓦、卷云纹瓦当等遗物。东汉永平十二年，公元69年，哀牢夷内附，保山设为永昌郡，诸葛营遗址为了解这一历史提供了实证……”

四面望望，日光明艳，田地间一道长长的隆起，灌木莽莽榛榛，缭乱如同火焰。这就是当年的夯土城墙么？除开这一处隆起，目之所及，俱是农田，种着莲藕、玉米、山药和水稻，田埂上爬满开花的牵牛花，扎满不开花的笔管草。朋友说，走这么远的路，你就为了来看这个？我说，是啊，就为了来看这个。说话间，几百只树麻雀不知收到什么讯息，忽地从身边的稻田间飞起，一片灰云，噼噼喳喳，呼呼地扇动翅膀，盘旋灰圈，密密匝匝地往远处飞去。

2020年11月4日 0:59:01



抗战时期的“琵琶行”

——民国佚诗《曼影曲》钩沉

徐兵

慈溪宓先生于数月前发我亦幻法师手抄长诗《曼影曲》，并谓“此乃抗战时期的‘琵琶行’，爱国诗僧寒石所作佚诗，如今几无人知晓，幸为保留，并可撰文为介”。现将全诗摘录如下：

曼影曲（并序）

曼影姓徐，温岭（原太平县）横河人，幼失怙恃，随父定居东北。“九一八事变”起，南旋，流寓京杭间。廿六年，日寇侵淞沪，京杭相继失陷，乃辗转避难返故里。故友郑大樨约余访之于城南寓所。曼影擅平曲，为歌数阙竟，自述飘零身世，声泪俱下。余感其诚而悲其遇，为作《曼影曲》以贻之。时在廿七年农历三月十二日晚。作者僧菴光志。

横湖有客多情思，爱管人间风月事。语我南城春千顷，离离名姓映曼影。薄命生同二月花，风情差与云英近。约我同登明月楼，绕梁珠串听歌喉。歌声如诉亦如泣，唱出肠回无限愁。顾我早辞欢笑场，何心顾曲看眉郎。一般江海飘零客，难得相逢在故乡。相逢浑似旧相识，人前何用泥形迹。日暮天寒寒袖单，心事期君说二三。山僧为谱哀弦曲，留与人间作谈资。双娥几度愁丝结，东风冷淡芙蓉面。自言生长横河里，才离襁褓娘娘死。生小不知骨肉亲，茫茫天地孤身耳。九岁出门随义爷，榆关黑水道路赊。三春门外无芳草，朔窗罕习管花字。辜负当初读书志。

金针带底刺鸳鸯，苦被冰天冻十指。流槎逆水感韶华，万里为家不是家。十年长白山头月，草草回车插梨花。沈阳肇鼓一朝起，单草回车长城里。试寻故国慰离魂，无奈踪踪似断云。春花兼恨抛抛路，秋柳牵愁白下门。七七卢沟炮声起，歌清惊掠狼烟厉。抛却毡毡更锦衾，只身仓皇走相避。朝走长亭暮短亭，残山剩水认归程。魂销茅店孤灯夜，肠断城楼警报声。今年始到方城路，故园风物怅非故。寂寞寒郊荒草堆，已无觅处爷娘墓。美人唧唧诉衷情，座客唏嘘不忍听。壁上沉沉灯惨淡，楼前悄悄月无声。

青春已被风尘误，美人未改清风度。重言一点衷肠事，不是知音人不诉。感君此语意殷勤，宜以殷勤语报君。平生我亦流离辈，少年爱结游春队。萍踪地北复天南，廿年学书复学剑。天生傲骨因缘恶，做到男儿原落落。伤春心事复悲秋，青衫彩笔红颜薄。况复凄风苦雨煎，生离死别在当年。当年洒尽伤心泪，形骸剩向空门寄。江州司马或前身，袈裟还感琵琶意。为此拈毫拂素笺，为君辗转写诗篇。诗成谁和酸辛句，三月南山有杜鹃。

据宓先生所言，抄录者为亦幻法师。笔者上网查询，于甘竹先生的回忆文章中得知亦幻为弘一法师弟子，擅诗词、好书法，幼年出家。

诗作者菴光法师（1901—1964），俗姓陈，名季章，自号寒石，温岭紫泉人。毕业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，为李叔同弟子。后就读于厦门大学，以病中途辍学。1933年冬，因情灾而出家，礼流庆寺可求长老剃度，次年受戒天台国清寺，从静权法师游，因国清寺有唐朝诗僧寒山子隐居处，故自号寒石以为致敬，人称寒石法师。寒石法师曾任国清佛学社讲席，著有《国清高僧传》。与姜丹书、郁达夫、孙福熙诸氏交往。为参加抗日工作，毅然还俗，改名沧海（艦内外走了一遭，大有白云苍狗沧海桑田之感，沧海其名堪称写实）。抗战胜利后，旅食沪上。1964年，病逝于南昌。

亦幻法师曾任慈溪金仙寺、宁波延庆寺方丈，寒石法师曾任温岭常乐

寺住持，同为弘一法师门下，寒石为弘一法师在俗时的学生，亦幻为弘一法师的佛门弟子。寒石出家前曾寄宿在亦幻法师的延庆寺，并写下了千古绝唱。诗的中间或有漏句，然而寒石法师后人无从联系，亦幻法师也已圆寂多年，原诗已无从查找核校了。

寒石法师究竟受到弘一法师多深的影响现已成谜，然而法师的人生轨迹与弘一法师有着诸多相似之处。寒石是温岭人，其活动区域以永嘉为多，亦曾考入厦门大学，而厦门、温岭一带正是弘一法师多曾涉足之地。与弘一法师一样，寒石也是看破红尘遁入空门，弘一法师遁入空门，潜心佛学，精研南山律，并留下著作；寒石在国清寺撰写《国清高僧传》，并任国清寺佛学讲席，于佛学亦有所贡献。更为难得的是弘一法师“念佛不忘救国，救国必须念佛”，以出世的高僧而为抗战呼号。寒石法师踵跟弘一法师，于1939年组织僧尼救护训练队，参加抗日活动。在训练队的通讯录扉页上，寒石法师毛笔题词：“举起慈悲的旗帜，来做救世的工作”，和弘一法师出世不忘救国的思想一脉相承。如果说在佛学研究方面寒石不如弘一，那么在救国的道路上，寒石走得更远，为了投入抗日活动，寒石毅然还俗。

寒石是爱国诗僧，爱国和写诗贯穿了寒石的一生。爱国不忘诗歌，诗歌不忘爱国。以情灾而遁入空门，只是寒石诗情之延伸，一旦爱国需要，则毅然还俗。“人世不妨多变幻，林泉原许暂流连。合将一钵悲秋泪，换

取沙场碧血鲜”，这首自述诗正是寒石从诗僧走向抗战前线的热血誓言。因此，太虚法师在谈到僧人还俗问题时，曾点名寒石法师，言其因爱国活动而还俗，理应得到佛教界的尊重。大义当前，佛教界并不故步自封，其通透处正可见佛学的深邃奇妙。

寒石一生歌咏不断。1936年，寒石出家两年余，友人收拾其出家前后诗作，厘为二卷，寒石命名为《秋扇集》。据其在自序中所言：“夫秋扇，失时物也，易捐物也。……志士仁人，无暇读之；新学之士，不屑读之。”又曰：“春鸟秋虫自鸣其不平矣，固不以无人和其鸣而不鸣也。以此因缘，秋扇之付梓者，又谁曰不宜。”前抑而后扬，其于诗道之自信跃然纸上。

除了自序，《秋扇集》尚有淡云法师一序，对寒石的诗歌作了既推崇又客观的评价：“考吾国古来僧家之能诗者夥矣，如寒山、拾得、贯休、齐己、参寥、范觉之徒，尤萃萃知名者，而以寒山冠其首。降及清末，八指头陀寄禅者，崛起于其间，以洒脱出尘之笔，写山水灵性之句……迥出于寒郊瘦岛之上。至于近今曼殊者，以风流跌宕之词，状写其浪漫不羁之生涯，亦曾轰动于一时。今以方之于寒石，则寒石实出入于寒山、寄禅之间，而其少年作品，一种缠绵悱恻之态，尤胜于曼殊倍且蓰矣，诚为僧伽翰苑中不可多得才也。”置寒石于古今诗僧前列。

纵观寒石诗作，可以见证淡云法师“出家人不打妄语”如：

癸酉冬将出家宿延庆寺（四首）

佛号钟声可爱，禅林合是吾家。除却老僧作伴，庭前还有梅花。

水曲岩隈都好，兴来随处行吟。我共白云几片，一般来去无心。

须臾楞严一卷，还歌扇底桃花。几度呵呵自笑，不僧不俗生涯。

夜向前前觅句，浑忘月落更闌。一枕东窗梦稳，觉来红日三竿。

以上四首六言绝句，为寒石出家前宿延庆寺时所作，当此人生一大转折关头，寒石心绪难平，东窗梦稳当是艺术夸张，其思想之激荡在所难免，发之于诗，则千古佳句矣。以此四诗，胜轰动一时之曼殊亦绰绰有余，而前面那首还俗从军诗，亦足可跻身寒山、寄禅之间。

《曼影曲》写于1938年春，法师于暮春三月赴城南探望曼影之举，已经不类僧侣所为。彼时温州饱受兵燹之苦，寒石法师身在佛门，心系众生，而众生平等，原本就洒脱不羁的性格，岂会顾及身上的袈裟，曼影的寓所当然是可以去的。倾听了曼影的自述飘零，以诗的形式为之记录更是寒石本手：山僧为谱哀弦曲，留与人间作谈资。

正如宓先生来信所言，寒石此行写出了一部抗战时期的“琵琶行”。所谓“不俗即仙骨，多情乃佛心”，正是

寒石法师的写照。外族入侵，生民遭劫，红尘佳人，我见犹怜，何况横湖多情僧乎？春夜禅房，竟不得寐，曲终人散，余音在耳，数阙咏歌，报以一诗，座中袈裟，是夜再温。如果说弘一法师是寄身佛门的艺术家，菴光当为寄身庙宇的诗人。淡云法师曾在《秋扇集》序言中记录诗人心声：“作诗当作诗僧之诗，不可作僧人之诗。僧人之诗，烟火之诗也。”此寒石法师平素语也。寒石访曼影于城南后拟白香山，作此民国版之“琵琶行”，诚千古佳作，法师缘厚，此诗自然将为世人所知。

寒石法师除了将《曼影曲》寄给出家前曾宿之延庆寺亦幻法师，亦曾寄永嘉超百辛，后者作有“题寒石《曼影曲》后，有序”，亦幻法师从《瓶梅斋遗稿》附“百辛刺墨”中录出：

曼影曲者，寒石法师为太平徐氏女作也。藕华迷鸟，惜琐尾之流离；北马南船，伤华曼之小滴。不与虾夷同队，化鹤何归；试听鹃啼齐鸣，哀蝉欲咽。山僧狡狴，恶调等扶瑟之无人；婁子凄凉，识曲水边山之日恨。此日婷婷巷巷，白虹征歌；何时指顾中原，黄龙痛饮。异司马四弦之曲，只祈寂寥；礼天台七卷之经，膏沾袈裟。

珠玉散风化碧烟，四条弦断断肠。袈裟更比青衫湿，何处青山无杜鹃。

敬惜当年金缕衣，秋风辽海事全非。有时弹到鸳鸯舞，恨不将身化鹤归。

曲中哀怨念家山，赚得山僧下笔难。若论飘零非不幸，明妃到死未生还。

才闻苦语不平乎，似划各心未划情。乱世才人如落叶，隔江商女亦苍生。

故国平居泪暗垂，马头谁复买残支。江南白虹声何恨，直北黄龙饮不辞。

小滴华曼梦易醒，山僧沦落汝零丁。哀弦曲水边山色，百泪流人带雨听。